

王度廬著

長篇武俠小說

卧虎藏龍

第五集



武俠小說

臥虎藏龍

王度盧著

鄭證因著：天南逸	鄭證因著：子母金	鄭證因著：大漢驚鴻	鄭證因著：五英雙龍	鄭證因著：巴山劍客	鄭證因著：貞娘屠虎	鄭證因著：鷹爪王全書	鄭證因著：武林俠踪	白羽著：俠隱傳技	白羽著：秘谷俠隱	王度廬著：鶴驚崑崙	王度廬著：寶劍金釵	王度廬著：劍氣珠光	王度廬著：鐵騎銀瓶	王度廬著：臥虎藏龍	王度廬著：紫鳳鏢	王小厂著：俠骨柔情	徐春羽著：碧血驚鷲	徐春羽著：屠沽英雄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印刷中	一册	不日出版	四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四册	四册	五册	二册	二册	已出七册	二册

勵力出版社出版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版

武俠  
長篇 臥虎藏龍

全書五册實價

著者 王 度 廬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發行者 劉 彙 佳  
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經售處

上海北京路	協和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	匯文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百新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	正氣書局
青島華縣路	新明書報社
漢口洪益巷	育黎書局
北平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武俠長篇小說

# 臥虎藏龍

第五集目次

## 第十二回

冰心熱淚少婦思讎仇

詭計陰謀老滑設陷阱

一

## 第十四回

禮佛妙峯投崖盡愚孝

停鞭精舍入夢酬癡情

五六

# 臥虎藏龍 第五集

王度廬著

## 第十三回 冰心熱淚少婦思讎仇 詭計陰謀老猾設陷阱

孫正禮搖搖頭，說：「師妹你在江南住了幾年，別的沒跟李慕白學會，怎麼倒學會了這些謹慎小心？師妹你不用管了，你就在這歇着不要出頭，等我吃完了這口瓜，我就跟猴兒手我們進那村子，抓那幾個可惡的東西去！」俞秀蓮悄聲說：「那樣辦，只有打草驚蛇！村裏的人家也只有幾十戶，他們隨處可藏，你難道去亂殺亂砍？」孫正禮站起身來，不耐煩地說：「師妹你就別管啦！」俞秀蓮也立了起來，皺着眉猴兒手跳過來，用手向北邊指着說：「看！又來了咱們的幫手了！」俞秀蓮向北一看，她倒不由得一陣愕然，只見北邊來了三匹馬，最前的一匹黑馬上是史胖子，後面是楊健堂跟楊麗芳，俞秀蓮着急說：「她怎麼也來了？」猴兒手就要跑到道中去截，去招呼。俞秀蓮斥住了他，就見北邊的三匹馬越近，尤其是楊麗芳，一身的青衣褲，花手絹蒙着頭，馬竟騎得很穩，她跟楊健堂的鞍旁都懸掛着長槍，史胖子是頭戴大草帽，敞露着胸懷，他先看見這邊的俞秀蓮諸人了，他就張着嘴大笑。滾滾的塵煙，得得的蹄響，少時就來到了臨近，俞秀蓮迎過去兩步，問楊健堂說：「怎麼叫她也出來了？」楊健

堂就微微地笑說：「是你走後，我跟嘯峯說好，嘯峯點頭答應叫她隨我出來，一出城我們又會着老史，雷敬春他也來了，因為他沒有馬匹，這時大概才走過蘆溝橋。我的主張，這本是楊家的事，二十年的血海冤仇，如何不叫麗芳她自己去報復？這些年我傳授她槍法爲的什麼？所以我跟嘯峯文雄父子都說明了，叫她出來幾日不要緊！我担保，如使她有什麼舛錯，可以割下我的頭！」俞秀蓮也奮然說：「既然這樣，我們立時就可以下手，只是我們得先斟酌斟酌，這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楊健堂詫異着問說：「怎麼立時就可以下手？那費伯紳賀頌兩個老賊的車輛是往那邊去了？」孫正禮往東指着說：「就是那個村子，那村子有個張寡婦，是賀頌的丈母娘！」他大聲嚷嚷着，話才說到此處，就見楊麗芳已撥馬往東邊去了。俞秀蓮也趕緊去解馬，楊健堂孫正禮都追去了，俞秀蓮趕緊上馬追上了他們，猴兒手是背着藥匣拉着騾子，也往那邊去跑，史胖子却拴上馬坐在地下，買了一個甜瓜吃着，他並向這裏的一般扭頭驚望的人擺擺手說：「沒有什麼可看的！他們都是到那村裏看親戚去的！」雖然這麼說着，他也可直接向那邊轉臉，那邊田塍之間，山楊麗芳在前，一共是四匹馬，最後有一匹騾子。都走得很快，尤其是楊麗芳與孫正禮，一個心急一個性急，他們最先闖進了東邊的張家村，一進村就有七八隻狗圍着亂吠，楊麗芳鞍畔摘鎗刺狗，村中有許多牲戶聽見狗這樣的急急亂吠，就都出門來看，楊麗芳就問說：「勞你們的駕？那個門是張寡婦的家？請告訴我。」村裏的人全都怔呆呆地，有個人就向南指着說：「那邊，一

拐牆角第一個門就是。「楊麗芳提槍催馬，如個赴敵的女將，一轉牆角，果見第二戶人家的門前停着兩輛驛車，可沒有一匹馬。門戶本來很小，關閉得又甚緊，門前兩個趕車的和幾個閒人，都蹲在地下擲錢賭博，一見着提槍騎馬的女將來了，他們齊都嚇得翻着眼，仰着臉。這時猴兒手也隨着進村來，他就驚訝着說：「啊呀！剛才我明明看見是四輛車三匹馬進到村子，現在怎麼就賸了兩輛車了？」楊麗芳下了馬提槍去敲門，楊健堂自後却趕過把她攔住說：「別莽撞！我們照着規矩叫門！」楊麗芳遂緊緊用手叫門，楊健堂就向蹲在地下的車夫問說：「你們是隨賀知府來的不是？」一個趕車就回答說：「我們是雇來的車，今天一早雇的我們，講好是由北京城到房山縣，來到這兒可又順便看看親友，共是四輛車，兩輛是人家自己宅裏的。一位費爺，還有兩位太太，這兒大概就是那位賀太太的娘家。可是費老爺賀老爺才來了不大工夫，說又坐着自己的車往南走了，有一位太太騎着馬也跟了去啦。」說着用手向南指着，南邊連着一行白楊樹，就有一股小徑，徑下果然有車轍。楊健堂急忙問說：「走了多少時候了？」趕車的人說：「走了多半天啦！一來到這兒就走啦。我們是在這兒等着的，待會裏邊還有人出來，要上房山縣呢！」楊健堂急向孫正禮說：「快往南去追！」猴兒手驚詫着說：「我可只聽見車馬進來，沒聽見有車馬往外走呀！」孫正禮打了他一個大嘴巴，說：「你這小子的兩隻眼那管事。」上了馬往南，出了村口飛奔。此時俞秀蓮也甚急躁，幫着楊麗芳上前打門，兩扇門都快被她推倒了，裏邊

才有婦人的聲音說道：「什麼事？這麼亂捶門？」兩扇門開了，露出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一身乾淨的青布衣服，頭上戴着銀簪子，雖然老了，可還是風流俊俏。猴兒手猜出一定是張寡婦，是賀頌的小丈母。楊麗芳忿忿地個：「我找賀頌找費伯紳！」說着邁步向門裏就走，張寡婦伸着兩隻胳膊擋着門，嚷着說：「哎喲！你別往裏闖呀？你一個婦道人家，拿着槍，我們又不認得你！你闖進來，到底有什麼事呀？」俞秀連揪起來張寡婦的一隻胳膊，說：「你別害怕！我們只找費伯紳賀頌說幾句話，你容我們進去，決不驚擾你們！」此時楊麗芳已進去了，俞秀連也隨之進內。張寡婦還張着兩隻手，跳着腳兒嚷着，說：「那兒來的兩個賊老婆？這麼不講理？硬闖進人家的家門？快給我滾出去！趕車的快進來！幫助我把這兩個老婆打出去！」門前的趕車的跟幾個賭博的閒漢，知道這件事不妙，都跑到一邊去了。張寡婦在後邊踩着腳兒追俞秀連，大聲嚷着，却被猴兒手從她後腰一抱，抱了起來，張寡婦的手腳亂揮，猴兒手却把她抱到大門口，放在車前的騾子上，張寡婦下也不敢下，只管大聲喊叫說：「來了強盜啦，街坊鄰舍快來人吧！」猴兒手反把門擋住，楊健堂却說：「猴兒手！規矩一點！」這時俞秀連和楊麗芳已進到院裏屋中去查看，俞秀連的言語倒很和藹，楊麗芳却心急，態度不免暴躁。這院子非常之小，只有六間土房，屋中的陳設倒不貧寒，却是一個男子也沒有，只有三位親戚鄰舍的婦人，還有一個丫環，一個僕婦，此外就是那剛才坐着車來到的張寡婦之女兒，賀頌的姨太太，這婦人年紀不過二十上

下，長得不太美，可是極爲風騷，紅羅衫子，綠綢褲，滿頭的金首飾，胆子倒是很大，見了楊麗芳她一點也不害怕，就拿着太太的架子說：「你們可也真能幹，我們躲出來這麼遠，你們到底還追來，究竟你們跟我家老爺有什麼仇呀？你們要打算怎樣呀？難道你們拿着刀槍來，還真是非得把他六七十歲的老頭子殺死嗎？」俞秀蓮說：「你別費話！賀頌跟費伯紳藏在那兒啦！光天化日之下，我們也不能動手就傷人！」婦人撇着嘴說：「他們藏在那兒啦，可是連我也不知道！依着我這回連跑也不跑，我也知道你們這裏有什麼德五爺的少奶奶，你們殺了人官方不至於拿不着兇手！」楊麗芳掄槍桿向這婦人就打，嚇得旁邊的婆子丫環全都亂跑，婦人的身上只挨了一槍桿，她就躺在地下撒潑打滾，漂亮的衣服都滾髒了，響環首飾也都掉下來，頭髮蓬亂，滿面是淚，大聲哭罵說：「你們找得着我嗎？我又沒害死過誰的娘？我嫁了賀頌那老頭子還不到二年，早先他作知府，享福、造孽，我全都不知道！他家裏也不只是我這一個老婆，我跟他就够倒霉的啦！我憑什麼還替他挨殺受打？嗚嗚嗚……」放聲大哭，張寡婦不知是怎麼下的騾子，又跑進院來，低着頭，向着俞秀蓮的刀上去撞，說：「你們不是兇嗎？你們就拿刀拿槍逼我們娘兒倆殺了吧！」俞秀蓮趕緊把雙刀藏在背後，就說：「我們與你們並無冤仇，是找你們來好好說話，你們別這樣撒潑！只要能把賀頌，費伯紳，藏的地方告訴我們，我們立時就走！」楊麗芳也瞪眼逼嚇着說：「快說！」那賀頌的姨太太喘着氣站起身來，說：「我告訴你們他去的地方，你們可就准殺死

費伯紳，不准傷我們的老爺？」俞秀蓮說：「我們本來無意殺人，只是得捉住他們審問審問。」婦人點頭說：「得！那我就告訴你們吧！這許多日費伯紳就天天拿話嚇唬我們老爺，說：早先的什麼姓楊的女兒現在嫁結德家當兒媳婦了，會使刀槍，只要她一知道了咱們的往處，她就許能來要咱們的命！我們老爺賀頌就嚇得不得了，費伯紳又時常跟我們老爺逼銀子，說什麼今天請來鍊頭，用銀五十兩，明天又得聯絡衙門，又得拿出多少錢，他並說俞什麼蓮哩，玉嬌龍哩，都是那德家的親戚，都打算幫德家的媳婦報仇呢！我們老爺又心疼錢又害怕，早就想離開北京，可是他年紀太老了，腿腳都不便利了，再說又沒處去逃，所以嚇得他天天夜裏睡不着覺，怕你們去割他的腦袋。今天一清早，忽然費伯紳就到我們家裏，驚慌慌地逼着我們老爺立時就跟他逃跑，說是他家裏昨夜出了事，德家的媳婦找他報仇去啦！幸虧他防得嚴，才沒叫人抓住，可是這事情還不能算完，今天晚上一定殺你來，官人，保鏢的，也都沒法保護咱們了！只有快走！才能逃命。我們老爺這馬才跟着他，帶着我，帶着包裹行李跑到這兒來，本打算連費伯紳都在我娘家這兒住些日子，可是才一停住車，進來還沒喝一碗茶，費伯紳又說這兒不安，這兒轟着大道容易叫人找着，他就立刻又要走，我們老爺也不敢離開他，也就跟着他又走了！……二楊麗芳急急地問說：「他們逃往那兒去了？」婦人說：「費伯紳說他在房山縣有朋友，那兒最穩妥，他們先去了，女魔王保着他們，把我的幾隻包裹也給拐走啦，他們叫我在這兒住幾天，說是你們我來了也不要

緊。可是我不能離開我們老爺，我的包裹裏的金銀首飾，值錢的東西，還都在李大的車上呢！要叫那女魔王拐跑了可怎麼好呀？值好幾千呢！我得去找去，歇會兒我也追他們上房山縣！」俞秀蓮聽這婦女說話諒不是假，她就向楊麗芳說：「咱們走吧？」楊麗芳還是死心眼，各處又看了看，果然沒藏着什麼人，她就向張寡婦母女道歉，說：「打攪了你們半天！你們放心吧！這事與你們並無相干。」她提着槍依舊忿忿的出門，上了馬往南就走，俞秀蓮又怕賀頌跟費伯紳是藏在這村裏別的人家，她就請楊健堂帶着猴兒手不必離開這裏，她收了雙刀，跨上馬，~~楊麗芳~~楊麗芳走去了。順着村南小徑，地下的車轍，斜着去走不一會就認着了大道，只見史胖子催馬從北邊趕來，高聲問說：「要往那裏去呀？」俞秀蓮說：「賀頌跟費伯紳早就又逃了！他們逃往房山縣去了，他們坐的是車，一定走不快，咱們還能追趕得上！」史胖子大笑說：「好狡猾的費伯紳，我看她許是會上道吧？真能氣死諸葛亮，這老傢伙，我倒要會會他，來！姑娘跟少奶奶隨着我走，房山縣是咱們的熟地方，那兒還有我兩個朋友呢！」說着，他把馬緊催，趕到前面領路，楊麗芳俞秀蓮跟在他後面走，三匹馬都極快，由南轉西，不過三五十里路就來到了房山縣，沿途却沒見着費賀二人所乘坐的驛車。此時天色已是下午五時左右，俞秀蓮跟楊麗芳還連午飯都沒吃，進了城，她們就先找了一家飯鋪，打算休息休息，並吃飯。三匹馬也都叫，門前的閒漢給牽到附近的店房去喂。史胖子却連坐也不坐，他就往街上訪查去了。這裏俞秀蓮倒是餓不擇食，可是楊麗芳連一點東

西也吃不下去。待了一會，史胖子就回來，還同來他的一個朋友，也是個山西人是本地一個小錢莊的夥計，這人是此處的地理鬼，他就說：「姓賀的跟什麼諸葛高我也不認得，不過剛才有人從西邊來，說是在路上看見了一個女保鏢的，保着兩輛車。」俞秀蓮立時站起身來說：「那一定就是何劍娥，往西什麼地方？」這山西人說：「住西過了拒馬河，可就是來水，易州，再往西就是西陵了。過了西陵就是紫荆關，再往西就是五迴嶺，那一遍地方盡是山，山上的歹人很是不少。」俞秀蓮一陣驚愕。史胖子却有點胆小，搖了搖頭說：「天也不早了！我想不知姑娘跟少奶奶就在這兒歇一夜吧！我再到街上看孫大哥他來了沒有？咱們聚齊了，有什麼話明天再說。西邊山嶺上，既然是有強盜，那說不定女魔王是帶着那兩個老傢伙上山入夥去了，咱們人單勢孤，天又晚，不必冒這個險！」楊麗芳却掏出錢來給了飯錢，她一疊也不語，向外就走。俞秀蓮只得追出來，史胖子仍有些猶豫，他那個朋友，也搖頭低聲說：「不妥呀！」但此刻楊麗芳的報仇心急，無論是誰也攔不住她，史胖子就也一橫心說：「走吧！人家兩位堂客都不發怯，難道我倒是個尿泡？」一同上了馬，史胖子向他的朋友拱手說聲「再會！」依然是他在前頭領路，離了房山縣城又往西，越走天上的雲光越紅，遠處的山越發紫，樹林越發黑，天上的羣鴉飛得越多，噪得越亂，路上的行人越少，他們的三四馬仍然很快，又走了多時，紅雲已變黑，墮向山角，晚風斜吹向面上來，兩旁禾黍蕭蕭，路前沒有一個行人。再走，却見前面有兩輛騾車，楊麗芳就急忙將馬趕

向前去，史胖子却說：「少奶奶別急！這兩輛驛車是迎着咱們的面往東來的，決不是，諸葛高不會打回頭的路！」他雖然這樣的說，可是楊麗芳俞秀蓮雙馬不停的向前趕，對面的車是走得很慢這裏的馬却極快，少時就走到碰頭，楊麗芳喊一聲：「停住！」其實這兩輛車的車夫，早驚慌地把車停住了，兩個趕車的人態度極爲狠，臉上都有鞭痕，一個且順着鼻子向下流血，頭被人打破了，車，前面的這輛是連車簾子都被人扯去了，車裏沒有人也沒有車墊褥，後面那輛車簾子放着，裏面有微微的淒涼的呻吟之聲，俞秀蓮就問說：「你們是從那兒來的？是遇着強盜被人劫了嗎？」兩個車夫却都呆呆地望着俞秀蓮，不敢說話。俞秀蓮却說：「你他實說吧！放心！我們不是歹人！」此時楊麗芳已將馬靠到後面那輛車旁，她手挺花槍挑起了車簾，一看，車裏原來臥着一個白鬍子的老頭子，渾身的綢緞衣裳已沾了許多血和泥土，扒在車上不住呻吟顫慄，楊麗芳就怒問道：「這人是賀頌不是？」兩個趕軍的都點頭說：「不錯！這是賀老爺！……」楊麗芳忿然持槍猛向車內去扎，却被俞秀蓮一推她的胳膊，槍尖兒刺到車窗上，俞秀蓮瞪着楊麗芳說：「住手！把量放寬一點！你要報仇也先得把話問明白了。」遂向趕軍的問說：「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人是被誰傷的？」一個趕軍的嚇得身上打哆嗦，另一個頭上流血的倒是忿忿地，說：「我們老爺是自己找死！他作過好幾任知府，有萬貫的家財，十七八歲的小婆子有好幾個，可是她交了個朋友叫諸葛高，又叫費伯紳，那老東西天天嚇唬他，說是有什麼女俠，要來要他的命！他就嚇得糊塗

「請了一個女魔王，——是個保鏢的娘兒們保護着，還帶着三姨太太，今天由北京出來，整整走了一天，先到三姨太太的娘家，其實住下就得啦！可是姓費的又說還得往西走，我們老爺上了他的當，走到西邊山裏，那女魔王忽就變了臉。原來她是強盜，把我們老爺砍了一刀，車上的包袱也全都搶去。」俞秀蓮問說：「那費伯紳呢？」趕車的說：「那老賊也假裝兒求饒，可是女魔王一點也沒傷他，逼着我們的車往回來走，可是我回頭瞧了瞧，那費老賊跟女魔王一邊走一邊笑着說話，分明這就是那老賊設下的圈套，騙我老爺跑出來，叫我們老爺多帶銀錢財物，先把我們三姨太太拋開，走到這兒，他再遞個暗令叫女魔王一打劫，然後他們找個地方一分贓。咳！聽說我們老爺跟他還是幾十年的交情呢！」史胖子在旁也忿然說：「這真不是人！」此時楊麗芳在後車以槍尖點住了賀頌的胸，令他供招當年害死她父母的詳細情形，她一邊忿忿的追問，一邊不住落淚。那賀頌此時傷勢極重，呻吟着，抖擻着，就說：「冤孽！我一生罪過就是好色，就是貪財，至於楊笑齋倩姑，咳！那更是冤孽！那都是費伯紳替我辦的，我也沒想到他把事情辦得那麼慘！哎呀！饒命吧！」楊麗芳的槍尖本要往下去扎，但不知爲什麼竟覺得雙腕無力，下不了手，她的眼淚流得更多，牙齒緊咬着，但却不能下手殺人。俞秀蓮又過來攔她，說：「不必！他已然這麼老了，已然受了這麼重的傷，就放他去吧！」楊麗芳收了槍，不住悲痛地哭泣。俞秀蓮又拉她一把，說：「我們去找費伯紳，見了那賊可決不能饒他！」於是催馬在前，楊麗芳史胖子隨在後

面又往西走。此時楊麗芳雖然未得手刃仇人賀頌，但哭泣過了一陣之後，心裏却寬展了很多，她想無論如何今天自己已看見了賀頌那狼狽乞命的樣子，總算是給自己的父母出了一點氣，真正的仇人好人，壞人，還是那費伯紳，大概那賊隱藏的地方亦離此不遠，他的性命也必在旦夕之間了。三匹馬此時行得更快，可是暮色漸漸的低垂，路上一個人也看不見，兩旁田禾如同一片大海黑濤滾滾，並發出蕭蕭之聲。山更多，村舍更少，天空已現出了星光，史胖子就勒住了馬，說：「咱們別往下走了！走到那裏才算到了呢？費伯紳藏在那座山上咱們也不知道，就是知道，我瞧黑天半夜地也不容易去搜。不如先找個人家借宿一宵？」俞秀蓮也覺得對，就向楊麗芳說：「你覺得怎麼樣？我們找個地方歇一夜，明天一早再上山去搜，已然把賀頌的性命都饒了，這件事還急什麼？我擔保，決不能叫費伯紳那老賊漏網就是了！」楊麗芳在馬上悲哀的聲音答應着。於是三匹馬就轉路緩行，史胖子在前，他的兩隻眼東瞧西望，在暮色之下，俞秀蓮跟楊麗芳只覺得四面全是一樣的陰沉，但他却能用霧的深淺程度分別出來，那邊是樹林，那邊是山，那邊是道路，那邊是廬舍，當下他就在前帶路，果然他帶的路不錯，若隨着他走便不容易踏錯道旁的田禾。走了半天，前面忽聽得狗吠聲，俞秀蓮就向她前面的楊麗芳說：「到人家裏，可要小心一點，少說話！因為這地方太僻，誰知道住的都是什麼人？」於是又往前走，狗就撲上來了，史胖子大聲斥着狗，爲是叫村裏的人聽見但是他才喊了一聲，就見有一個晃晃悠悠的紙燈籠出現，史胖子急忙勒

住馬，這個燈籠是很神祕，就像是曠地裏夜間時常發現的「鬼火」一般。少時來到了臨近，史胖子低頭一看，燈光照着個黑忽忽的短短的，不過二尺來高的東西，猛一看像是個鬼，細一看原來是個小孩。史胖子不由倒笑了，就問說：「小孩！你們這是什麼地方呀？」小孩說：「我們這叫狗堡。」史胖子笑着說：「好名稱！你是幹什麼的？你是這裏的店小二嗎？」小孩搖頭說：「不是，我們這兒沒在店房，我是這村裏打更的。」史胖子說：「你們這村子會叫你這個小孩子打更？」小孩說：「我爸爸是這村的鄉約，我打更有一年多了，這村子平靖，多年也沒鬧過一次賊，我就管打頭更，二更三更打不打都不要緊。」俞秀蓮聽這孩子說話伶俐，似是早就由人教給好了的，她就又把楊麗芳的胳膊拉了一下。此時史胖子就說：「你爸爸是鄉約，這就好啦。我姓劉，我是太原府的差官，現在是保護兩位官眷到任去，走過了宿處，天黑了，我們都沒地方住，快叫你爸爸給我找房子吧！」孩子說：「我爸爸在屋裏了，他鬧腳氣不能出來，你們去找他吧！」史胖子說：「我那知道你的爸爸在那兒住？來，你看養狗，帶路！」他遂下了馬，跟着這小孩進了村子，俞秀蓮楊麗芳騎着馬隨之走入，這村子裏的樹很多，所以四圍更顯得黑，統共不過十來戶人家，家家閉着門，俞秀蓮在馬上隔着人家的短牆向裏去望，就見屋子裏沒有一間有燈光的，彷彿此地除了這鬼一般的小孩，狼一樣的惡狗之外，就沒有什麼活的東西了，村外有一嘩啦啦」連續不斷的可怖的響聲，不知是楊樹葉子響，還是山泉響。走幾步就來到一座土屋子前，這土

屋子極低，黑兀兀地像是一座坟頭，裏面沒有一點燈光，可是前面那小孩一推門，提着燈籠向裏面說：「爸爸！來了人啦！一個漢子，二個婆娘，你出來吧！他們要找你呢！」屋裏哼了一聲，像是牛喘氣，待了半天，才從屋裏出來一人，楊麗芳借着那燈籠低照的光一看，她就不由嚇了一跳，只見這人的身材是有六七尺，尤其是才由小屋裏鑽出來，有那小孩子陪襯着，愈顯得他的身材高而且大，鬚髮蓬亂的一個大頭，凸起來的胸脯敞露着，上面有一堆黑毛披着一件襤褸的短褂，短褲子，也很破，光着兩隻腳，像是個泥塑金剛，此人直挺挺地站着不說話，並直着兩隻發光的眼睛瞪瞪楊麗芳，又瞪瞪俞秀蓮。史胖子就向俞秀蓮說：「怎麼樣？咱們就在這裏住下還是離開這兒再往下走？」俞秀蓮也不免有點猶豫，但那小孩子又說：「別處可沒村子啦！你們就在這兒住下吧！你們別胡疑惑，我們全村裏全都是好人！」史胖子笑着說：「好孩子！你真會說話，你要說你在這村裏長大了的，沒在外面跑過，沒在山上爬過，我才不信呢！」又向孩子的爸爸說：「鄉約！我們既然來到這裏見着了你，咱們就是有緣，你得多照顧。我先問你，這村裏有閒房沒有？有一間就行，我可以在你這小屋裏跟你在一塊擠着。」這鄉約指看說：「那邊梁家有間屋子，我給你們說說就成。」史胖子點頭說：「好！你就給說去吧！可是……」說話之間抽出了一口短刀向大漢的毛胸間一比，大漢將身子疾忙向後一退，史胖子又奪過那孩子手中的燈籠，照照楊麗芳的長槍和俞秀蓮的鑊刀，指着說：「你看見了沒有？你也不必問我們是幹什麼的，你就給我房子好